

“一个展览计划”

An Exhibition P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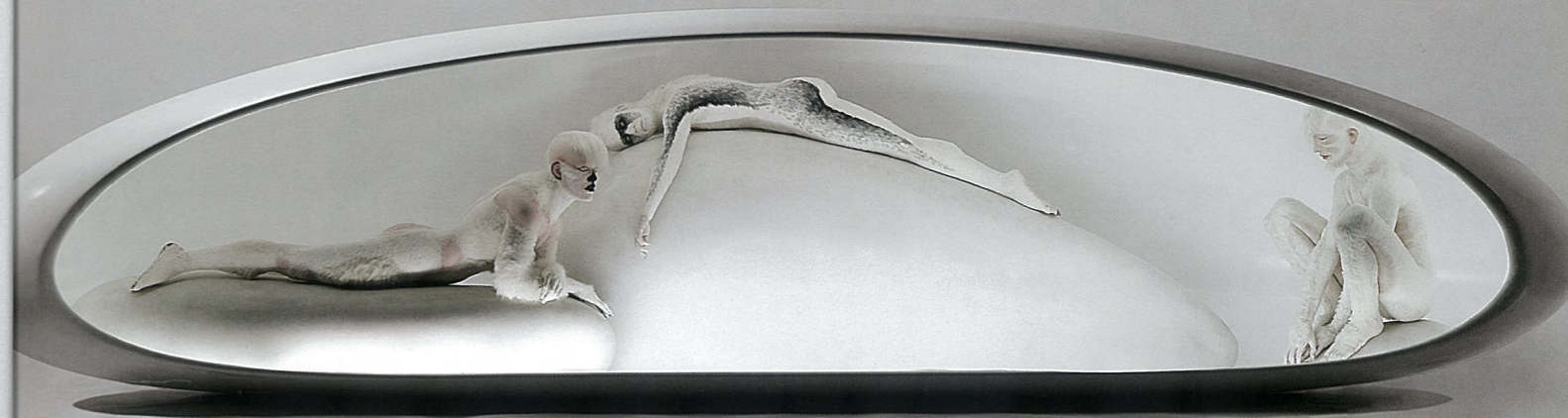
编者按 Editor's Note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艺术不再仅仅局限于俯首创作。或者说，伴随着当代艺术机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艺术家的创作，仅仅成为艺术生态链上的一环。对于决多数公众而言，关于艺术展开的认识、理解、想象与误读，往往是在更为开放和广阔的公共空间中滋生的。

那么，如何让自己的作品，走入公共空间；并在展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还原艺术家原本的预设和构想。甚至，让作品在不同的展示空间中，振荡出新的意义和价值——这或许，是对当下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提出的全新的时代要求。

在展览如此频繁的今天，艺术除了需要将自己的观念转换为有意义的形式和有价值的表达之外，或许还需要迫切思考的是：作品最终以何种形式进入公共空间、进入公众视野。而“一个展览计划”不仅包含着艺术家关于创作本身的灵光乍现和深思熟虑，还链接着整个艺术生态的其他外部环节。

鉴于此，《当代美术家》将在近几期杂志上，以此为专题，邀请艺术家一起参与，共同探讨“一个展览计划”从最初到最终的过程。这或许，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走入艺术的世界。



#2

案例 《SHOPPING》

The Case 《SHOPPING》

UNMASK小组

2009年3月份我们在798的“别处空间”举办了我们第二次个展，名为“0°”。那个时候正经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艺术市场也随之陷入低迷。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按照原计划实施了UNMASK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展览计划——做展览如果参照市场风向的话一定是件索然无味的事情。

展览结束之后我们确定了“死亡”作为下个展览的命题，客观的说当时没有特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对0°展览延展的一种可能性的探索——身体的终结。对于创作而言有时候需要一个既定的命题作为起点去深入，或许开始的时候有无病呻吟的嫌疑，但无伤大雅。我们各自以自己为原型设想死亡时的状态，既像一个设计师也像一个体验者。其实这当中有个潜台词，“如果你的生命即将绝缘你的身体时你希望是什么样子”。这个期间我们出了若干个方案，形态各异。刘展当

时的想法是把死亡的状态转化成一种富有浪漫情怀的形态，用物理解剖的手段加以东方审美情趣，将“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匡峻则是把宗教意境渗入进去；谭天伟是把之前一个方案（设计了一款自杀的器具）拿出来进行讨论。如果说刘展和匡峻的方案是以视觉为线索，那么谭天伟的方案是把产品的概念植入进来了。说产品不如说是消费的概念更能打动我们彼此。其实在这个时刻已经基本奠定了我们这个创作计划的格调了。

我们在2001年合作之初就是用模拟商业的形态来做作品，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根据那次的经验我们决定用一个相对严谨的商业逻辑来串联“死亡”与“消费”这个主题。按照让·波德里亚的理论，死亡和消费之间根本不可能划上任何逻辑符号。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消费社会》这本书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他的论述已经预言了消费文明的终结，只不过他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的探讨。这位哲学家于去年逝世，他的理论依旧在继续验证

#1 半透明NO.3 金属着色 UNMASK小组

#2 血拼局部 UNMASK小组

#1